

T H E O R I A 2 0 0 5

年度学术 2005

「第一哲学」

First Philosophy



主编 赵汀阳

学术指导 费孝通 吴敬琏

《年度学术》是每年一期的大型人文与社会科学文集。有选择地收录一年以来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各主要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关注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意在搭建一个有责任感的中文学术表达平台，推动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度学术2005

THEORIA

2005

第一哲学

First Philosophy

主编 赵汀阳

学术指导 费孝通 吴敬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年度学术 2005:第一哲学/赵汀阳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犀锐系列)

ISBN 7-300-06716-6

I. 年…

II. 赵…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1355 号



犀锐系列

年度学术 2005——第一哲学

赵汀阳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lt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25.5 插页 2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73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 委 会

总 策 划 皇甫炳君

主 编 赵汀阳

学术指导 费孝通 吴敬琏

学术委员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汪 晖 清华大学教授

甘 阳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江小涓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铭铭 北京大学教授

王庆节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陈嘉映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孙 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课题策划和研究支持 犀锐文化艺术中心

本期说明

与前两期的政治和社会主题不同,本期主要讨论的是“第一哲学”,一个似乎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的话题,一个纯得不能再纯的哲学题目,但它其实是生活的深层问题,关系到全部知识和思想的基础。生活的所有选择都依靠着各种知识和思想,但恐怕没有比知识和思想的基础更为不清不白的的事情了,因此我们有理由担心,我们一直都在用非常糊涂的知识和思想指引行动。从这个意义去看,第一哲学问题就是思想的基本路线问题。

我们要特别感谢张宁教授翻译了德里达的《最卑劣的流氓国家》一文的部分章节,这是德里达最后的几篇论文之一。和德里达的其他论文一样,这还是一篇充满诡异分析的论文,以此纪念哲学怪杰德里达。

我们还要特别推荐堀池信夫教授的专稿,他选择了“中国哲学对西方思想的影响”这样一个引人入胜的角度。

北京犀锐文化中心

目 录

第一哲学之路

叶秀山	康德论哲学与数学及其他	
	——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先验方法论”想到的	(3)
盛晓明	客观性的三重根	(27)
王 路	什么是逻辑分析?	(62)
王庆节	真理、道理与讲理	(98)
郑宇健	作为文本的自然与作为实在的理性	
	——世界由去魅到复魅	(108)
张继选	邓斯·司各脱的形而上学实在论	(118)
江 怡	形而上学与第一哲学	(145)
李 河	“第一哲学”与“地缘哲学”	(163)
赵汀阳	第一哲学的理由和困难	(209)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	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	(298)

哲学的文化解释

堀池信夫	从神到理性,并超越理性	
	——欧洲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吸收	(319)

纪念德里达

德里达	最卑劣的流氓国家	
	——向双重状态开启的“来临之民主”	(383)
理查德·罗蒂	一位诙谐的哲学家	(400)

第一哲学之路

第一哲学之路

康德论哲学与数学及其他

——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先验方法论”想到的

叶秀山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名的难读,每读至最后“方法论”部分已经筋疲力尽,虽然这部分篇幅不大,也都以全书概括总结视之,匆匆翻阅,掩卷休息了;然则如果诂问,这部分果何所论,往往为之语塞。今特拣出该章,专门仔细阅读,方觉得其中深意,就理解康德哲学而言,绝不可忽略不计。

“先验方法论”涉及康德哲学众多的基本观念,诸如“先天综合”、“先天直观”、“经验综合”、“时间-空间”等等,而最有意义的乃是此类核心问题,皆围绕着“数学”与“哲学”之异同展开,对于我们理解这两门学科,极为重要,因而我觉得这部分乃是进一步理解康德哲学的“方法”和“门径-途径”。

一、何谓“先天直观(形式)”

“先天综合判断”当然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重点阐述的观念,这是留心康德哲学的学者不会忽视的;然而如果对于这个观念,只停留在“既是先天,又是综合”或者“理性加经验”这样简单的层面上,固然正确,但尚不够深入。因为在这个层面,缺少“先天直观”亦即“时间-空间”的地位。“先天综合判断”是康德要论证的目标,而“先天直观”则是这个论证的关键环节。

我们熟知,“先天直观”就是指的“时间-空间”。为什么“时-空”为“先天直

观”，而非“经验直观”？

在康德看来，“经验直观”乃由对外在事物的“知觉 - Wahrnehmung”“给予”的，受之于“天 - 自然”，“时 - 空”的直观则不然，它们不“受之于天”，而是“受之于”“理性”自身，在某种意义上是“受之于人 - 人本身”。

这就是说，在康德心目中，“理性”本身就有“授出 - 提供”“直观”的能力，由“理性”本身“给出”的“直观”，当然无关乎“感觉经验”，而可以说是“先天的”。

“理性”功能在于运用“概念 - Begriff”，于是，所谓“理性”“给出”之“直观”，就意味着，“概念”“给出”“直观”，“概念”本身就有能力“给出”“直观”。我们看到，明确理解和把握这一点，不仅对于理解康德哲学，而且对于理解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甚至整个哲学的问题，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感到，至少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路，正是沿着“理性 - 概念”“给出 - 开出”“直观”这样一条“理性主义”道路前进的，这是后面要说的意思，现在这里提上一句，现在再回到康德的议题。

康德说有“先天直观”的根据在于“数学 - 几何学”。几何学不光是“概念”，而且要有“图形”，几何学要“制图”。譬如“三角形”，不光有“三角(形)”的“概念”，而且有“▲”的“图形”，这个▲的图形，是由“概念”直接“给出”来的，是根据“概念”“构建 - Konstrukt”出来的，不是从“无数”“感觉经验”的“印象”中“概括”出来的，所以是“先天的”。

几何学是关于“空间”的学问，他是一门理论的科学，但仍然是有“直观”的，只是这个“直观”是根据“概念”“构建”的，不是“感觉经验”的，所以几何学才是一门“可以论证 - 可以推论”的学问，具有普遍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说数学 - 几何学研究的依据是“概念的建构”，不仅仅是“概念”。

为什么不仅仅是“概念”？因为如果仅仅是“概念”，而无“直观”，则数学 - 几何学就只是“概念”的“分析”。几何学如果只是做“概念”分析，譬如从“三角”这个概念，无论怎样进行“分析”，绝不可能“越出 - 超出 - 超越”这个概念一步，其作用充其量只是在使“概念”更加“清楚 - 明白”，而不能增加任何“知识”。

这就是说，我们对于单纯的“概念”——即仅仅局限于“概念”，所能做的只是使“概念”清晰明了，只能“澄清”“概念”，而不“推进 - 增进”我们的“知识”；康德认为，“几何学 - 数学”乃是一门“科学”，它仍有能力“增进”人们的“知识”，而之所以有此

种能力,关键在于它不仅“分析”“概念”,而且也具有“直观”的功能,正是几何学家根据“概念”作出“图形”来,譬如作出▲形来,我们对于“三角形”才能增加许多有关它的“属性-性质”的“知识”,如“三角形两邻角之和等于两直角”等。

有了“直观”,对于“概念”来说,就是“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要“增进”知识,光有“概念”不行,光有“分析”不行,必还要有“直观”,必还要有“综合”。

然而,数学-几何学的“直观”,乃是“概念”“给出”的,不是“感觉经验”“给出”的,因而,数学-几何学又不是一般的“经验科学”,而是“纯粹理性”的“科学”。“纯粹理性”又是“科学”,既有“概念”,又有“直观”;既有“先天性”,又有“综合性”,于是“数学-几何学”就成为康德著名的“先天综合判断”的范例和基石。

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知识论核心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数学-几何学如何可能”,或者说,“数学-几何学”如何不仅仅是“分析”的,而且还是“综合”的;也就是说,“数学-几何学”不等同于一般的“逻辑学”,不仅是“形式(概念)”的,而且还是“内容(直观)”的,只是这个“内容-直观”仍是“理性-概念”“给出”的,不是“感觉经验”“给予”的。

我们再一次提醒,从康德开始,“理性-概念”就被认为可以“给出”“内容”。

这样,“数学-几何学”就被“拥戴”上“理性科学”的宝座。

二、哲学作为纯粹理性的科学

数学-几何学作为理性科学的地位确定之后,必定会出现“哲学”与它的关系的问题,因为哲学这门学科,长期以来被认为居于“理性”的巅峰,其地位似乎是不可动摇的;然而,正是在“哲学”领域里,种种纷争不断,相形之下,数学-几何学却显得那样坚如磐石,于是,从古代希腊开始,“哲学”竟然明里暗里以数学-几何学为楷模,似乎“哲学”要努力做到像数学-几何学那样在“论证-diskurtiv”上万无一失,才算尽善尽美。

在“方法论”这部分,康德的主要着力处在于指出:“哲学”与“数学-几何学”虽然同为“理性科学”,同为“纯粹理性”领域范围,但实际上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学科。

凡“理性科学”,都需要运用“概念”。“纯粹理性科学”,就只是运用“概念”,但既曰“科学-知识”,则又非仅仅为“逻辑形式-形式逻辑”,而需要“内容”,此种“内容”,皆须“直观”,而非单纯“概念”。

如上所述,康德认为,“直观”有“经验的”,也有“先天的”,“数学-几何学”就是运用“先天直观”作为自身“内容”的学科,它是“综合”的,又是“先天的”,因为它的“直观”同样是“概念-理性”“给出-构建”的。“概念”经过“构建”“给出”的“直观”,同样也“超出”构建它的“概念”之外,即单从“概念”自身,无论怎样“分析”,也是“分析”不出来这种“直观”的,所以“数学-几何学”仍然可以提供“新知识”,而非仅仅“澄清”“概念”。

康德认为,“哲学”作为“纯粹理性科学”,它的“概念”自身不能“构建”“直观”,如哲学中的“实体”、“实在”、“力”等等,由这些“概念”自身不能像“数学-几何学”里的“三角形”那样立即可以构建出相应的“直观”来,“概念”本身不能“提供-给出”“直观”,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概念,是“纯粹概念”,哲学的理性,是“纯粹理性”。“哲学”是“纯粹理性”的学问;“哲学”的“概念”,当然更不能由“感觉经验”来“提供-给出”“直观”,那是“经验科学”而非“理性科学”的任务。

既然称做“学问-科学-知识”,“哲学”当需“内容”,这种“内容”又非“直观”不能提供,于是“哲学”的“概念”与“直观”的关系,就成了“问题”。

正是这个“问题”,长期以来给“哲学”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纷争。

康德认为,“数学-几何学”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由“概念”自身“构建”“直观”,它所作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可由“理性”自身检验,对错分明;甚至连“经验科学”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由“经验”“提供-给出”“直观”,自可检验“判断”正确与否。

于是,在一切“学科-科学”中,只有“哲学”有这个“问题”。于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哲学”的首要工作了。

正是针对这个“问题”,康德提出了他的“批判哲学”：“纯粹理性”要想成为一门学问、一种“科学”、一种“知识”,需要“批判”。

欧洲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原本是“批判”别人的,一切都要放到“理性”的将来“审判”的,如今到了康德,“理性”本身也要受到“批判”了,这又当如何理解?

体会康德的意思,按照康德在别的地方的阐述,他会说,“理性”本身受到“批判”,正是“理性-启蒙”“成熟”的表现。“批判哲学”是欧洲理性启蒙的继续和深化。

“理性”应该“批判”,尤其是“纯粹理性”应该受到“批判”,受到“审核”——他的第一部著作叫做《纯粹理性批判》,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力量来“批判-批审”理性?按照康德的意思,当然还是“理性”本身,“理性”自己“批审-审核”自己,意味着“理性”的“成熟”。

“纯粹理性”需要“批判”,也就是运用“纯粹理性”的“哲学”需要“批判”。之所以必须对它们加以批判,乃是因为,“纯粹理性”如不加以“批判-限定-受到规范”,就会“超越”自己的职能范围,产生不可遏制的“幻象-Illusion”,从而走向“理性”的反面,陷入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

为什么会出现“理性的幻象”?

从上述理路来看,“哲学”的“纯粹理性”、“概念”自身不能“构建”“直观”,而“经验”有不能为它提供-给出“直观”——“哲学”的“概念”,诸如“实体-力-无限-大全”等等,不可能由经验提供,于是这些“概念”,就既无“先天直观”,又无“经验直观”,没有这两种“直观”的“约束”;然则,“哲学”的“概念”为要成为“知识-科学”,又必得“超出”“概念”,为自己“构建”“内容”,在既无“经验直观”,又无“先天直观”的情况下,这些“内容”就可能是一些“空洞”的“幻觉”。康德的“批判哲学”就是要“防范”此类“幻觉”的出现,为“纯粹理性”在科学知识领域指明一条康庄大道。

在“方法论”部分,一开始康德就提出,对于“知识-科学”言,“哲学”只有“消极”“防范”的作用,“哲学”不能为“知识-科学”做“积累”、“积极”的工作,而只能做“消极”、“规范”的工作,而就“纯粹理性”来说,这种“消极”的工作,其意义却不比经验科学的“积累”小。这一点,康德在“方法论”部分做出了很充分的强调,实际上是对他前面的“纯粹理性批判”全部工作的总结。

“理性”自身“限制”自身,乃是“理性”成熟的表现,所谓“限制”是指“理性”对于自身的“职能-功能”,有了更加明确的意识,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理性”对自己的“职能”,有了“批判-批审”的意识。

“理性”当然是“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但这个“自由”和“无限-不受限制”,并不是一句空话,不仅仅是空洞的形式,而是有具体内容的。凡事有了“内

容”,则这个“内容”与其相适应的“形式”就都是相互制约,即相互“限制”的。以为“理性”既然“自由-无限”因而就天马行空为所欲为,乃是“理性”尚未成熟,尚停留在“幼稚”的阶段。在康德看来,正因为“理性”本为“自由-无限”,就自然倾向于陷入“理性”“幼稚病”,这就是说,正因为“理性”为“自由-无限”,才需要“批判-批审”。如上所说,“数学-几何学”和诸“经验科学”皆因有各自相应的“直观-内容”,在该学科自身,就有能力“纠正错误”,避免“幻觉”,而作为“纯粹理性”科学的“(传统)哲学”,即使在“批判哲学”已经做出“提醒-警告”之后,仍经常会陷入此种“幻觉”,以为它的“实体-力-无限-大全”等“概念”,会自己“构成”相应的“直观”,从而陷入“二律背反”,产生“永久”的“争论”。

康德提出的“批判哲学”要旨在于为“理性”诸种不同“职能”划出“界限”。

所谓“理性”的“职能-职权”范围,也就是“概念”的“职能-职权”范围。“数学-几何学”的“概念”自身有“构建-给出”“直观”的能力,“经验科学”的“概念”,能够从“感觉经验”世界“接受”“直观”,也就是说,经验的世界可以为诸“经验科学”的“概念”“提供”“直观”;但是“哲学”的“概念”则无此“权利”,它既无“经验直观”,又无“先天直观”可供资助,因而“哲学”本身并不能够“增进”任何“知识”,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在“方法论”里才特别强调了“哲学”的作用只是“消极”的。

然而,“哲学-传统哲学”常常不满足于自身的“消极”作用,常常企求把自己的职能转化成“积极”的,即企图让自己的“概念”有其相应的“直观”,想以此让人们通过“哲学”来“扩大-增进”人们的“知识”。康德的“批判哲学”就是要向世人揭示“哲学”的功能,不在于“增进”人们的“知识”——而这正是哲学从近代培根以来被推崇的主要职能——而在于消除“幻觉”——而这同样也是培根的主要工作,也就是说,“哲学”的职能不是“扩大”“理性”的工作范围,而是为“理性”的职能划分界限,亦即厘定-审定理性的工作“范围”,使理性的职能得到正当的发挥,理性的运作,走在正当的道路上。

“批判哲学”要“防止-消除”理性的“僭越”。“批判哲学”之所以成为必要,乃在于“纯粹理性”有一种“僭越”的自然倾向。

“纯粹理性”似乎在“数学-几何学”那里受到了鼓励:原来“直观”并不全来自经验,“先天”亦有“直观”在,“数学-几何学”的“直观”就是“数学-几何学”的“概

念”自身“建构”起来的,如是,则“哲学”之“概念”当亦可用自身之“概念”“建构”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知识-科学”的“判断”,即“哲学”可以“超越”自身的“概念”,由“直观”形成“综合”,以增进人们的“知识”。

然则,“数学-几何学”之所以能够由“概念”“建构”“直观”,乃是因为其“概念”并不超越“经验”,故其“建构”之“直观”,虽为“先天”,但亦未“超越”“经验”之外;“哲学”之情形则大不相同。

“哲学”之“概念”,皆为“超越”的“概念”,如“无限-实体-大全”等,如欲“建构”其“特殊”之“直观”,则只能得到一种“理念”和“理想”,而非“真实-真正”“现实”之“直观”,故欲以此提供“科学”以“增进”人们之“知识”,实属“幻想”,这种倾向是人们要努力“防止”的。“批判哲学”的作用,就在于“遏制”此种“僭越”的倾向。

康德“批判哲学”的工作就在于揭示“纯粹理性概念”无权“建构”一种“先天直观”,因而仅由自身(哲学)“概念”不能“建立”一门“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必为“经验”的。在这个意义上,康德不仅不回避“批判哲学”的“消极性”,而且强调了这种“消极性”的重要性。“哲学”经过“批判”努力“避免-防范”其概念“超越-超出”“经验”之外。

然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并非将“哲学”限制于“纯粹概念”的范围之内。不错,在康德看来,“哲学”擅长于“概念”之“分析”,一如“哲学”经常“超越-僭越”;“哲学”虽不能建构自身之“先天直观”,亦不能由“经验”为自己的“概念”提供“直观”,但却为“可能的经验直观之综合”提供“原理”,也就是“哲学”能为“可能的经验科学”提供“原理”。“哲学”如何能具有此种功能,也是康德“批判哲学”所面临的问题。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方法论”中有一处小注提到如何理解“原因”的概念。“哲学”在具体思考这个“原因”概念时,当已经“超出”了“概念”本身,而进入“具体发生之事件-Begebenheit (da etwas geschieht)”(此处类似于后来海德格尔之 Ereignis)。但康德认为,“原因”概念本身并不能建构一“事件”为其“直观”,而是首先进入“时间”之“先天直观”形式,然后才能显示这种“直观条件”和“原因”概念完全一致,故而就哲学言,仍按照“原因”概念进行思考,而不涉及“具体事件”之“直观”。至于此种“具体事物”之“直观”乃是“经验”提供的,因而只是“经验科学”之内容,而非“哲学”所当过问的。这就是“哲学”为“经验直观之综合”提供“原理”的意思所

在。“哲学”之“概念”乃是“经验综合”的“原理”，“哲学”所论证之“原因律”是“经验科学”“因果推论”的“根据－原理”。

康德这里涉及他的哲学的一个基本观念：“理论－思辨”性的知识乃是“推论的－diskursiv”，对“实质的－material”而言，乃是“形式”的。“具体发生之事件”乃是“实质”的，是“质料－matter”，不是“量料－quantitas”。一切“必然”之“科学”，皆只涉及“量料”，而“质料”则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纯粹经验”不可能“理论化－思辨化”。在这里，休谟所提出的问题，康德并未忽略不计。

三、科学－哲学与形而上学

从康德“方法论”部分，我们看到“批判哲学”是如何成为“纯粹理性”的必然的产物以及它的规范－限制理性的重要意义，但是，联系到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整体思路，我们感到，在“方法论”部分，康德对于“哲学”的理解，仍放在“形而上学”的框架之内，亦即，他从前面以“批判”为核心的“先验原理论”部分进入到如何以“批判”的精神理解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意义，所以他在“方法论”所说的“哲学－纯粹理性概念”实际是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概念”，而不是“原理论”中的“知性”“范畴”；然而，如上所述，他又在小注中以“原因”概念为例，而“原因”在“原理论”的“先验逻辑”部分，正是主要的“知性概念－范畴”。

其实，康德在“先验逻辑”部分所言“知性概念－范畴”都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范畴”，如他在“十二范畴表”中所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他在“方法论”部分所论之“纯粹理性－概念”理解为不仅包括了“理性概念－理念”，而且包括了“知性概念－范畴”，甚至主要涉及的乃是“知性概念－范畴”，而不是主要涉及“神－不朽－自由”这些“理念－理想”。康德“方法论”的主旨在于进一步阐述“哲学”作为“纯粹理性”的“科学”，与“经验科学”和“数学－几何学”不同，不是积极地“积累”“知识”，而是“消极”地“防范”“越位”。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种种“理性概念”，需要以“批判”的精神，“审核”它们的“职能－职权”范围，将它们一分为二：一为“知性概念－范畴”，一

为“理性概念－理念”，后者“超越”了“经验”范围，不是“知识”的“对象”，前者则只“限于”在“经验”范围内才有合法的权益，才能“增进”“知识”的“财富”。《纯粹理性批判》“方法论”部分针对的仍是“知性概念－范畴”的运用范围，防止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越位”，“超出”“经验”范围之外。为防止“纯粹理性”的“越位”倾向，康德提出这个“理性”本身需要一种“训练－Discipline”，即在“批判精神”指导下的一种“理性自制”能力，而并非像“经验科学”那样“增进”“知识－文化－Kultur”。

这种“纯粹理性之训练”不能“增进”“经验之知识”，只能为“经验知识”提供“原理”和“根据”，这个意思，也就是为“经验知识”作为“科学（知识）”之合法性提供“根据”，即“论证－证明”“先天综合”之可能性。

“纯粹理性概念”中“知性概念－范畴”，因为它们并不“超越”“直观”，亦即并不“超越时空”，因而“有权－可能”形成“综合”，因而也“有权－可能”在这个范围内做出“先天综合判断”，形成“科学”之“推论－论证”；而那些“超越”“时空”之“理性概念”，如“神”、“不朽”、“自由”，因不可能有相应之“直观”，只是单纯的“概念”，“无权”形成“先天综合”，如果将“知性概念”“越位”到“理性概念”的层面，譬如将“原因”的概念运用到“神－不朽－自由”上，则产生“幻觉”，乃是“理性”之“僭妄”，正需要“批判哲学”之“训练”。当然，如果将“理性概念”中“神－不朽－自由”“降格”为“知性概念－范畴”，则与“（理性）概念”给予它们的自身的“定义”相矛盾，就“思辨理性”来说，“概念”本身不能成立，而就“实践理性”言，则正是《实践理性批判》一书所要做的工作。

纯粹由“理性”自身产生之“概念”而无经验之“对象”，因其绝无“直观”之可能。盖因，此种“概念”，经验不能提供直观，则产生理论上之二难命题，遂摧毁其“概念”自身，使之不能自圆其说，此在理论推理上不能成立；此种“概念”，如前所说，亦不具备产生“先天直观”之能力，而企图以数学－几何学为榜样，求概念自身之直观而不得，于是，哲学－形而上学之“概念”，就既无经验直观，又无先天直观，乃是无任何直观之可能的“空洞概念”，以此类“概念”，企求“综合”为一门“科学知识”，如传统形而上学所做的那样，实属徒费精神，无任何果实可以收获。

然则传统形而上学之错误，不在于运用了“科学知识”的“逻辑范畴”以“建构”一门至高无上的“学问”，乃在于对于这些逻辑范畴之误用。并非此种“范畴”不可用，而在于传统形而上学将这些“范畴”用错了地方，用错了领域。